

隧洞求生的176小时

2020年5月22日,四川省江油市武都引水工程永重支渠在建隧道发生坍塌。曾统华和工友申建生、鲜章明三人被困在隧道里。

这是一个五平方米左右的隧洞,里面没有食物,气温低。最冷时,三个人要把双手放到腋下,背靠背坐着取暖。

起初,有人宁愿喝尿都不肯喝一口洞里渗出的油水混合物,因为这水实在是“又黑又臭”。但在漫长的等待中,这摊黑水成了他们唯一的水源。

176个小时后,洞里终于透进了光。



救援现场。



三人被救出时,用口罩捂住了眼睛。

“坏了,洞口堵住了”

四川武都引水工程是一项以防洪灌溉为主的综合水利工程,有着“第二个都江堰”之称。永重支渠是“武引工程”二期的灌区项目,控灌绵阳、广元、遂宁市,目前仍在施工。

此次发生坍塌的苏家垭隧道位于江油市的厚坝镇,是永重支渠的一段。隧道从当地一座无名山穿过,计划修建1200米,修建隧道的工人来自全国各地。

62岁的工人曾统华是厚坝镇本地人,他和申建生、鲜章明两人合作,负责清运隧道里的渣土。

申建生58岁,和曾统华同村,鲜章明48岁,从陕西汉中来这里打工。合作久了,三人彼此了解对方的脾气,相处起来也舒服自在。

5月22日早上7点,三人像往常一样投入工作,进入隧道前,炮工先对山体进行爆破,炸药被引爆后,整座山轰轰作响。鼓风机在洞口一吹,大片尘烟飘出来,待烟尘消尽后他们就会进去拉渣土。

第二车渣土还没装满,曾统华就发现了异常。

曾统华看到,洞顶的滴水变得像下雨一样,同时落下来的还有沙土和碎石,越来越密集,洞顶的钢管也开始倾斜,曾统华觉得不对劲,大喊一声“掉石头了”。

申建生听见喊声,立刻转头让最里面的鲜章明关掉扒渣机,鲜章明熄火跳下车,三人并排往隧道里退。突然,墙面震动起来,“轰”的一声,泥土混着石块从洞顶斜塌下来,隧道顶部架好的数根钢管也倾斜倒地,石块砸中了火三轮的油门,废气管排出一阵阵黑烟,呛得三人趴在地上直咳嗽。隧道里的工作灯几乎同时熄灭,洞内一丝光亮都没有了。

等烟尘差不多散去,洞口已被堵得严严实实。“这是被困在隧道里面了”,曾统华从裤兜里掏出去年买的老年手机,小方屏上显示的时间是11点40分。

“灯亮了,就感觉暖和些”

申建生也掏出手机想要求助,但屏幕右上角的信号符始终是个红叉,电话一个也拨不出去,电量只剩下一半。

隧道里的情况稳定下来,三人开始寻找出路。他们找来锤子,钢管和电镐,徒手凿起堵住出口的石头和土方,却只挖下来一些土块。曾统华第一个提议不要再浪费体力,让大家静待救援。他心里估摸,最多一两天,外面的工人就能挖通隧道救他们出去。

很快,风管里传来呼呼的声音,鲜章明能感觉到有风灌进来,声音很大,还伴有机器运转的噪音,“是空压机送风来了”。三人捡起身

边的钢管、锤子,一下一下地敲击铁板,向外面传递求生信号,一边敲还一边喊着那个控制空压机工友的名字。求救声被坍塌的土方石堆阻断,后来他们才知道,当时外面的人什么也听不到。

洞外,大批救援人员已经陆续到了现场,909地质队副总工黄晓明是第一批进洞了解情况的专家。当天下午三点,他带着一支专业救援队伍进入隧道。

三个多小时过去,洞里的曾统华有点口渴,他想到还要在洞里待一阵,必须先解决喝水的问题。他扯了一根不及小拇指粗的电线,用剪刀夹断两头,将里面的铜芯抽出来,做成了一个“吸管”备用。地上的水是黑乎乎的油水混合物,又油又臭,有了“吸管”,可谁也不愿意先喝一口。

第二个要紧的事情就是找到“光源”,鲜章明提醒大家节省用电,三人轮流只开一个头灯,或者不开。申建生想起火三轮自带两只电瓶,提出用电瓶接灯泡的主意。他将扒渣机头部的灯泡取下来,将一根电线夹断,一端接在电瓶上,一端接在灯泡上,将线路改成了直流电,洞里一下亮了。

灯泡架在扒渣机上,从正面照过来,把三人的影子映在了隧道墙上,“有光就安心些,一个是看得见,二是灯泡发光有些热量,感觉暖和些。”申建生说。

“在这里,只有时间是确定的”

25日,申建生的手机电量所剩无几,他在黑暗中录下一条视频,画面黑漆漆一片,只能听到他的声音:“今天已经关了四天,没得一口吃的,一口喝的,简直莫法了”,视频里,申建生每说一句话就哀叹一声,喘一口粗气。

隧道之外,洞口另一端的救援从未停过,工人和救援队员24小时轮班倒了几十次。25日晚,一场暴雨让原本存在安全隐患的隧道更加危险,洞内安插的铁管支架时不时出现倾斜现象,工人只能一次次增加铁管,重新加固。

洞里,每一分钟都被等待和饥饿感拉的又慢又长,鲜章明已经渐渐感觉不到饿了,只觉得心跳在加速,口苦头昏。因为双脚长时间闷在雨鞋里,他脚上长出了许多水泡,在泥垢中流着脓水。

26日,鲜章明隐约听到一些动静,一有声响,三个人就拿铁棒敲击铁板,一斤多重的铁棒举起来,没敲几下就敲不动了。这天,申建生第一次尝了水潭里的水,他用两根手指蘸水,润湿嘴唇缓解干渴,“实在是莫得办法了”。

在随时可能“崩塌”的隧洞里,“时间”变成唯一稳定的东西。曾统华那台160元的老年机

每次报时,都会同时带来“应该快要出去的希望”和“还没被解救的煎熬”。为了节约电量,曾统华决定关掉手机,只有想看时间的时候才会打开。

隧道外面,每天都有专人向三人的家属汇报救援进展,“一会说洞里漏油漏水的地方堵住了,一会又说前面发现了一块大石头”,曾统华的女儿回想起那几天,眼眶有些湿润,“心情就像过山车一样,一上一下。”

5月29日,三人已经失联七天。隧道外,曾统华的妻子心里有了不好的预感。她回到家,默默整理起曾统华的衣服。按照村里白事的习俗,如果家里有人去世,要挑出单数件衣服,剪掉纽扣和口袋。

“我想喝雪碧,甜甜的还有气泡”

29日凌晨,由于长时间没有进食,三个人的身体已经严重脱水。

凌晨四点,申建生正在睡觉,一块石头从洞顶“砰”地砸在他的头上,石头顺着安全帽滚到后背。申建生来不及反应,上半身向前倾倒,被砸趴在地上。他感到喘气都很困难,赶紧叫醒其他两人帮忙,把身上的石头抬下去。“我当时想,干脆给我砸死算了”,鲜章明和曾统华把他扶到墙边,因为坐不稳,他只能平躺下来。

几个小时后,外面的声音越来越近,越来越清晰。鲜章明和申建生开始频繁地问曾统华几点,“看看时间,要不了好多电。”

想到可能就要脱险,三人的话多起来。“我想喝一瓶雪碧,甜甜的还有气泡,一瓶下肚舒爽无比”,曾统华把话头转到了出去后的第一顿饭上。申建生和鲜章明都想到了醪糟汤圆粉子,“那个吃得舒服的嘞,吃得柔软又耙活。”

29日下午4点30分,救援已经持续了整整七天,洞内的救援人员向指挥中心传来消息:打到空腔了。接着,又有救援人员反馈,听到了敲击铁板的声音。大家知道,有人还活着。

晚上7点半左右,鲜章明看到洞口右上角凿开了一个小口,白光从洞口透进来。

后续救援人员陆续赶来,洞口一点点扩大。胡仕林和另外三位队友先将受伤的申建生放到担架上,盖好眼罩。一名救援人员躺在扒渣机上,担当人形传输带。他把担架放在自己身上,两手撑着,将担架一点点地移到救援口。

鲜章明最后一个出来。他躺在担架上,将眼罩稍微移开,光线刺眼,四周嘈杂,他听不清人们在说什么,只看到标着“四川应急”的红色背影。

故事会

大連晚報

编辑:顾乡 责任编辑:周世鹏 校对:刘晓雪
棒棰岛新闻周刊主办 主编:王春阳

2020年6月30日 星期二

B05